

· 书人文丛 ·

徐雁

序跋

曾把才腾空的一只放过书的纸箱郑重地转送给我，可能还说了些别的什么话，譬如你明年毕业的时候可要把它装满呵之类的，可惜我当时没有日记，如今已全忘去了，但是他那希望我在学业上不负此箱的期许神情，尚依稀在目。

浩川学长似乎家有餘裕，当时已开始致力于历代文人笔记的搜集了，在系里同学中间是传为佳话的。回到广西家乡的大学执教以后，依然痴心不改。有那么几年，我国书业老字号的中华书局开始不断地系列推出历代史料笔记文库，而且价格也像是爱好者的命一般，这可把我这位学长整苦了。曾经在电话中间起，他在遥远的邕江边上



东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雁序跋/徐雁著.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3.3

(书人文丛·序跋小系/王稼句主编)

ISBN 7-81089-153-7

I. 徐… II. 徐… III. 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058 号

书人文丛·序跋小系

徐 雁序跋

●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 编:210096

电 话:025-3792327 025-3792214(发行部)

传 真:025-7711295(发行部) 025-3362442(办公室)

○ 经 销:新华书店

○ 印 刷: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880mm×1230mm 1/32

○ 印 张:4.75

○ 字 数:100 千

○ 版 次: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印 数:1-3000 册

○ 书 号:ISBN 7-81089-153-7/1·1

○ 定 价:144.00 元(8 册)



徐雁

SAC14/03

- 001 • 讲书归来衣袖香(代序)

- 013 • 《秋禾书话》序跋
- 024 • 《雁斋书灯录》前后语
- 040 • 《书房文影》前后语
- 046 • 《开卷余怀》序
- 049 • 《华夏书香丛书》总序
- 051 • 《读书台笔丛》总序
- 054 • 《六朝松随笔文库》策划记

- 059 • 《中国读书大辞典》前后语
- 081 • 《名人读书录》序言
- 084 • 《到书海看潮》前后语
- 093 • 《中华读书之旅》代序

- 103 • 《南京的书香》跋
- 109 • 《沧桑书城》后记
- 113 • 《徐雁论文选》后记
- 115 • 《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编后记
- 123 • 《清代藏书楼发展史》译者序
- 129 • 《续补藏书纪事诗传》前言
- 136 • 《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编后记



讲书归来衣袖香（代序）

我久有将雁斋历年藏书倒架翻篋的想法，可是又久久下不了这样的决心。

两年前迁来江淮雁斋以后，虽已把历年来层累式收集的万馀册书本，从大小好坏不一的纸盒里全部解放了出来，并按照一定的知识谱系，让“书儿们”呼朋唤友、类聚群分，从此在属于各自的地盘上能够比邻而居、同气相求，但毕竟工程浩大，粗粗派定以后就没有再作过细的计较。

但近一年来，我找到了一个课题，这个课题给了我把二十年来的不少藏书贯串起来的一个机会。而贯串的过程，使我再一次重温了藏书之益、淘书之趣、观书之乐，同时也把“书儿们”重新部次了一番。这就是我自去年夏秋以来，不懈地进行着的中国古旧书业史的结撰。

《中国古旧书业史》至今还在一边搜集资料一边撰写的过程中，最后是以三十万字收笔呢，还是以五十万字定稿？我自己都难以预测，然而通过一年多来的工作，我已深切地体会到，它有可能成为《中国读书大辞典》以后，雁斋藏书底蕴的又一次比较集中的宣泄。

因为小学时代在苏南沙溪镇东乡有过一段寂寞寻书读的特殊经历，所以当我这个懵懂少知的中学生，在无意中得



知了我国大学里居然有一门叫做“古典文献学”、一门叫做“图书馆学”的专业以后,便早早地萌发了献身投靠的潜志。

一九七九年的高考,不幸而幸地以两分之差落榜了。

该是苍天作合的书缘吧,让我居然在次年以寻常的分数,然而却是执着的志愿,打动了前来江苏招生的老师,于是在他无非是轻轻地提笔一勾,在我可算得是重重的一掌,洞开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门”。而在此之前,我头脑里的所谓“图书馆”的印象,只不过是藏书数百册的沙溪小学和藏书千馀册的直塘中学图书室,以及县城里藏书万馀册的太仓图书馆而已。

进了北大,可能是因为近馆楼台得书易的缘故,我颇为惊讶地发现,从事图书馆学教和学的老师和学生,具有爱书情怀和藏书癖好的,并不如我想象中的那么多。

同学中,比我高一级的余光学长和浩川学长是爱书的。

那时候余光学长节衣缩食,陆续购买了一些历史学方面的专业书籍。毕业离校的时候,已经有了三纸箱的“文化财”了,看了让人眼热。他当时曾把才腾空的一只放过书的纸箱郑重地转送给我,可能还说了些别的什么话,譬如你明年毕业的时候可要把它装满呵之类的,可惜我当时没有日记,如今已全忘去了,但是他那希望我在学业上不负此箱的期许神情,尚依稀在目。

浩川学长似乎家有馀裕,当时已开始致力于历代文人笔记的搜集了,在系里同学中间是传为佳话的。回到广西家乡的大学执教以后,依然痴心不改。有那么几年,我国书业老字号的中华书局开始不断地系列推出历代史料笔记文库,而且



价格也像是爱好者的命一般，这可把我这位学长整苦了。曾经在电话中问起，他在遥远的邕江边上大声鸣叫：老兄我的腰包已经受不了啦！

同窗中，好友君隐比较早地就以“精鉴书屋”主人自居了，他会让所藏中外文学名著不断地吐故纳新。当在书店里发现了新的他认为更好的版本以后，他便将已经收进书屋的藏本经过“精鉴”以后精简卖去，有的索性就慷慨地送了人，或者与人换了书。那番潇洒，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就得到过被他“精鉴”以后剔出的好几种书。其中有一册，也是在当年一同同窗的妻的提示下找到的，是他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八日题赠给我的《俞平伯散文选集》。

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四月初版的书，选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重刊〈浮生六记〉序》等文章四十余篇，应该说是很精粹的一个选本。当年的铅印本书籍，无论是在经验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是很成熟的。大三十二开本，凡二百二十一页，定价七角一分。那在当时，是可以让一个大学生坚持一天基本生活的价格。

那时候的编辑干活，一切全靠得心应手的“书艺”。在既定的开本中，可供挥洒的只是字体的错落、字号的搭配、天头地脚的宽窄和行距的大小而已。随文插图的也有，只是百不一见，还是冠图于卷首的为多。因为那时候的书业技术，锌版的图必须另制单印，放在卷首可方便于装订。

像君隐赠我的这一册，就是因为他对于卷首的作者半身像不中意，说什么跟他读了俞老文章以后心目中所感觉的不一样（并非如他想象中的古槐书屋主人的模样），于是就被无情地淘汰出他的“书屋”了。那以后不久，他好像很快另买



了一部俞老的什么书回来。我一看,那书上没有了老先生裂着缺失的门牙畅笑的半身照了。看来问题就出在这儿。

从赠送本的上款看,那时候我已经恬然以“雁斋主人”自命了,因为在那题赠页上,我老实不客气地钤上了“雁斋藏书”的阴文图章,尽管我那雁斋正是“最小化”的时候——所谓“藏书”,大概刚刚才能够填满余光学长赠送给我的那只纸箱。

北京师长中,开启了我对于书文化随笔爱好的,是与我家不沾“亲”但却带着很深的“故”的蔡克勤老师。

蔡老师是一位有专业成就的地矿学者,但偏偏对文史有着强烈的爱好。他常常到图书馆去借一两种文史随笔或者游记集,作为自己业务研究和野外考察之余的读物。退休前,他由中国地质大学副校长转岗为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我闻讯后感到这真是一项知人的任命。

当年三联书店刚刚出版的黄裳先生的《榆下说书》,我记得就是从他手里借来先睹为快的。这是我继《晦庵书话》之后读到的第二部书文化随笔。这两部书所涉及到的人文时空,几乎圈定了我今天在笔墨挥洒上的格局。

蔡家是大学四年中,曾经给予我诸多精神鼓励和物质帮助的一个家庭。一二年级的時候,在京上学的外乡学子活动天地小,于是在某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会不告而访,受到的常常是他们夫妇及其大小女儿的热情接待。

饭后的辰光,室内的火炉正旺。当女主人还在忙着家政,蔡老师往往就会同我聊聊有关老家太仓东门街上的旧人旧事,或其他什么他才读到的有趣东西或有益见闻,从而潜移



默化了我的乡土文化观念和对中国文史的爱好,而这些正是在专业课堂上所学不到的东西。或许这正是当年我隔一段日子便会朝他家跑一次的真正原因——当然这也是现在的我,打开了记忆闸门以后的一种顿悟。

教我们目录学、工具书等课程的朱天俊和孟昭晋老师,也都喜欢藏些书目、书史、书话一类与专业有关的书。当我毕业以后多年,有一次意外地发现老师的藏本彼此之间十分接近,而我当时此类藏书也已有望其项背之势的时候,心中滋生的那番得意劲儿就甭提啦!

行文至此,我的藏书的基本轮廓似乎已经多少勾勒出来。其实不然。检视藏本,我发现最初的基本藏书,实际上主要是现代文学方面的,要不然东君也不会将《俞平伯散文选集》送给我。他既“精鉴”所藏的书,对于赠书的对象其实也是“精鉴”的。老话说“红粉赠美人,宝剑酬英雄”,这个原则在他那里是从来不会打折扣的。

我对现代文学作品的爱好,完全得益于当时图书馆学系的教学改革。从一九八零年秋,到一九八二年秋,实际时间上可能还要再往后延伸一些,我是随八零级图书馆学系中文组的同学一起在中文系文学专业学习基础课程。

就是在那课间,我与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结了缘,这里就不说了,因为我在《书话因缘》这篇《秋禾书话》的“代序”中有过比较详细的叙说。

为了寻觅一部想要珍藏的《晦庵书话》,我开始了真正的淘书生涯,从此同北京的新旧书店乃至履痕所至的书铺书摊的缘越结越深,终于积至今日形成思路,要结撰一部《中国



古旧书业史》来。

我最初的一批藏本，扉页上都钤有“雁斋藏书”章，如冰心的《三寄小读者》、俞平伯的《杂拌儿》、郁达夫的《屐痕处处》和《郁达夫游记》、秦牧的《花城》等，那都该是得自海淀新华书店及其北京大学门市部的东西；最早涉足的古旧书店，自然是北大西南小门外的中国书店海淀门市部，当然那时候的注意力全然集中在到那里淘便宜的折价书上。回头想去，那志尚似乎全无是处——然而一个人又几乎都是从“无是处”汲取着教训和经验走过来的。那也是人生的规律，无可奈何的事儿。

譬如说冰心这册《晚晴集》，收录着她一九七六年九月至一九七九年七月间新写的十二篇散文，记录了那个政治转型时代的社会生活印记和作家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这是一种比小三十二开窄幅还要低两厘米的异型开本，只有薄薄的一百十七页，书装素雅极了，版型也可爱极了。封面和扉页上还各有一枚“王强书印”的阴文小方图章。显然，把藏书印盖到封皮上是错了，也许原主人发现了这个失误，于是又在扉页上盖了一章。

就是这样的一个单行本，当我如今检出重温的时候，至少发现了二三段与我目下所从事的书评学教学和古旧书业研究有关的资料。

那么，这部定价两角九分的小书，不是很可把玩和翻阅的吗？而我当日，却是按海淀中国书店一角五分的特价买回来的。书之可爱、可淘、可藏和可读，不都在这里了么？

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工作以后,所服务的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在西单大木仓胡同,业务也与书有关,只不过是同高等学校专业内外的教科书打交道。记得当时那附近西单商场有一家旧书铺,还有两家中国书店门市部,一在西单附近,一在宣武门大街上,当然全都是“国营”的了。

我在那时候采办的书,一般都在扉页上或是卷首页上,钐一枚“荔荫书屋”的图章,那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实习期间,向排字师傅讨要四个三号楷体铅字,将它们组合好捆绑成为正方形,便成了我当时的藏书用印。

这枚简陋而特别的印章,如今已成为我藏书生涯中一圈可纪念的年轮——

翻开如张岱的《琅嬛文集》、张瀚的《松窗梦影》之类藏本,赫然可见此方“荔荫书屋”红印(当然是阳文的),便知这些书大抵都是在我于北京工作的前二三年间置办的,假如还能归拢到一起,自然也就揭晓了我当时的阅读志趣。

还记得有那么一次,可能是一九八六年春光明媚的四月吧,我看到晚报上刊登了琉璃厂中国书店星期日要举办春季古籍书市的消息,便带着那张剪报去了。一下子挑选了百馀本旧书,捆绑起来有半人多高,这情景引起了一位已经在现场转悠半天的个子不高的小老头儿的注意。

他乘我小憩的时候,凑过来问道:“您挑这么多,是给单位买的?”我说不是,是自己买着看的。这回答更添了他的兴趣,他用手一指说:“您怎么净挑的是‘中华’和‘上古’的书?在搞什么研究?”被他这么一点拨,我低头大致一瞥,果不其然,五分之四是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早几年出版的



书,其中南北两社在数量上又几乎平分秋色。我不明他的身份,只闪烁其词地回答,不搞什么,无非是喜欢看书罢了。

老者见我一口江南普通话,于是兴犹未尽地又问:“您是怎么知道我们这里有书市的?”我顺手从口袋里取出晚报上的剪报,说是看到这个报道就赶着来啦!老者用眼睛一瞥笑道:“这是我写的。”并指着文后括号里的署名说:“我就是这个周岩。”

“呵,周老师。”我很礼貌地回答,其实怪我当时眼拙阅历浅,认不得这位就是当年中国书店的一把手经理周岩先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对北京古旧书业很有研究的学者,二十多年来先后写作有关学术文章五十余篇。

由于知道了我就在北京工作,周先生要了我的单位地址,从此每当中国书店春秋两季搞“古籍书市”活动,我的办公桌案头总会提前收到一份寄自琉璃厂的信封,那里面是一份邀请函。邀请函一般都是发给机关首长、专家学者和长期与厂肆书业结缘的藏书家的,上面印的邀请出席日期,其实是提前一天预展的日子。那天供应市面的,一般都是书店能够拿出来的比较好比较精的货色,由于控制了顾客的对象,一般说来购书环境也比较清静比较宽舒一点,可以比较从容比较安逸地翻阅选购。

对于周先生当年的这番情意,我是一直心怀感激的。

一九八九年秋调回家乡的省城南京以后,与北京书业的联系少了,但与南京书业的关系却日益密切起来。这以后的书事,我的文章中陆陆续续有所涉及,在此也就不再赘述了。

如此透迤说来,我的藏书谱系也就大致勾勒出来了。



大抵从《晦庵书话》和《榆下说书》，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现代学术的人事，以及中国文献史尤其是藏书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大量的藏书因此而备。

连类而及的，是后来对中国书文化史料的搜集和收藏。我所集藏的“书之书”——如书话、书评、读书随笔集、读书志、藏书记、题跋集，书史、藏书史、阅读史，以及出版、书店、图书馆史志之类的书籍，多达一千二百餘部，另有各种书文化报章杂志的样刊样版八百餘件。

如果把它们一一展示布置出来，似已足以构建一座小型的“中国书文化文献馆”。这是我从事书话书评写作和中国书文化史研究的素材和原料，也是如今雁斋收藏中可以骄人的书文化史料特藏。

作为这一特藏外围的，是稍成系统的文、史、地理类著述，以及文学评论著作和人物传记图书，杂七杂八加起来总收藏量在万册左右。在藏书上，我还喜欢建立书与人的专题系列，如《书目答问》、《古文观止》、《城南旧事》、《围城》等就分别藏有七八种版本，并曾撰文予以评介。偏偏地，书多人不爱，如今藏书丰富了，反而都不加钤藏书印了，只是在有书借出时，才临时加钤一印，以供借书人备忘。

一九九二年定稿的《中国读书大辞典》中设有“读书之书荟萃”和“导读著作题解”两小类，有不少就出自我自己的收藏。年来主要利用家藏书籍，我的《中国古旧书业史》稿本，已经写至三十万字，假如在文献资料上积极外求，求诸图书馆公库和访诸同道友好私室，应该说还有大量的文章可以继续做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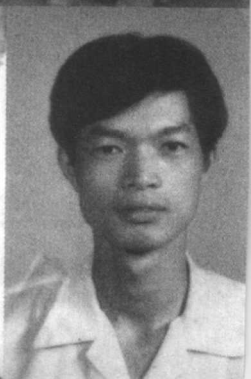
在我于北京大学毕业后闲云野鹤了整整十八年之际,我回到了专业。如今我在南京大学已经或即将开设的,几乎都是以书、报、刊为中心的课 程:“阅读文化学”、“出版文化学”、“书评理论与书评写作”和“公共知识传播史”……这与其说我是回归了自己的专业,还不如说是我真正从内心皈依了二十二年前的专业抉择。

这二十二年,我并没有游手好闲,日望野眼。因为没有虚度,也就无怨也就无悔。如今编集在本书中的我十余种著、编、撰、译的前言和后语足可为吾言证。只不过去年七月是我学术道路上的一个分野:那以前,我主要是冷坐板凳,著书于案牍;这以后呢,大概更多地要讲书于课堂,培桃植李了。

讲书归来衣袖香。就让我这样在中华书文化的时空中,披着一身书香与时俱进,阿好?

二零零三年元旦写于金陵城西江淮雁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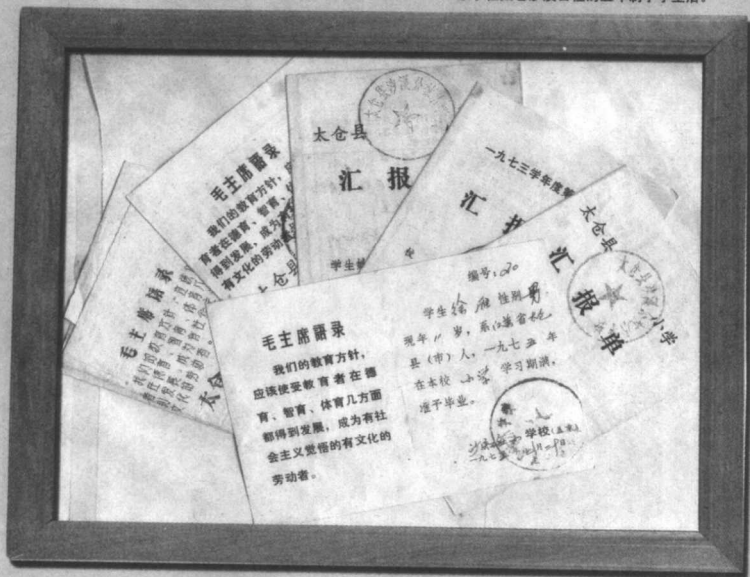
→ 成长和长成。这是一部由小到大、由无知到有识、由只会啼笑达意到还能以文字表述哀乐的人生小传。首为周岁（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一日），末为北京大学毕业后（一九八四年）。





★ 清奇古怪梦中期，首次露出生生地。二十三年前落地于吴县光福卫生院，清、奇、古、怪四柏传说只在口耳之间，是日始眼见为实。丙寅夏播于苏州西郊光福乡司徒庙和风细雨中。吾母尝与人言：“临产前，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余奔行十馀里山地，始至光福娩出此兔。”笔者癸卯七月十四生人。

↓ 评语摘录——二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比较认真”，语文“良好”；三年级“发言热烈……喜爱看书”，作文“良好”，阅读“九十五分”，四年级上学期“能经常看报看书”，语文“九十七分”，作文“九十分”；四年级下学期“对批林批孔运动较关心，平时经常阅读报纸、书籍”，语文“八十七分”，作文“九十分”；五年级上学期“能认真讲僵法斗争故事……能看一些文艺书籍，故语文成绩较好”，语文“九十分”，作文“八十九分”；五年级下学期“能经常写儿歌……学习较认真，能在课外看一些文艺书籍，写作方面进步较快”，语文“九十一分”，作文“九十分”。带着语文和作文比上学期各“进步”的那一分，我结束了在太仓沙溪公社的五年制小学生活。





《秋禾书话》序跋

书话因缘（代序）

也许是因为生于江苏吴县这个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藏书之乡的缘故吧，“书可遇而不可求，书可爱而不可嗜”这个道理，在读到唐弢先生的书话以前便已耳熟能详了。但不意在读得了一九七九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增版了的《晦庵书话》以后，自己居然反其“道”而行之，竟一度嗜之求之，并因此开启了自己的藏书爱好。

初次读到《晦庵书话》，实在出于无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日的上午，我抱着找寻几册在这种“不是读书天”的日子里可聊供翻翻的艺文闲册的念头到学校图书馆去。于是在卡片盒中发现了一张赫然署着“唐弢著”三字的书卡——这就是后来困扰我达两年之久的《晦庵书话》。书卡上的提要写道：

“本书是一部书话杂文著作。全书分五个部分：书话，读馀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书城八记。内容包括：中外名著的评价，版本情况的介绍，鲁迅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故事，其他作家、画家、藏书家的故事等。”

这是一篇极好的“提要”。导读文字言简意赅，有关的方面在短短一百字之内便说尽了——无疑地，这篇导读文字紧紧抓住了我的阅读兴趣。